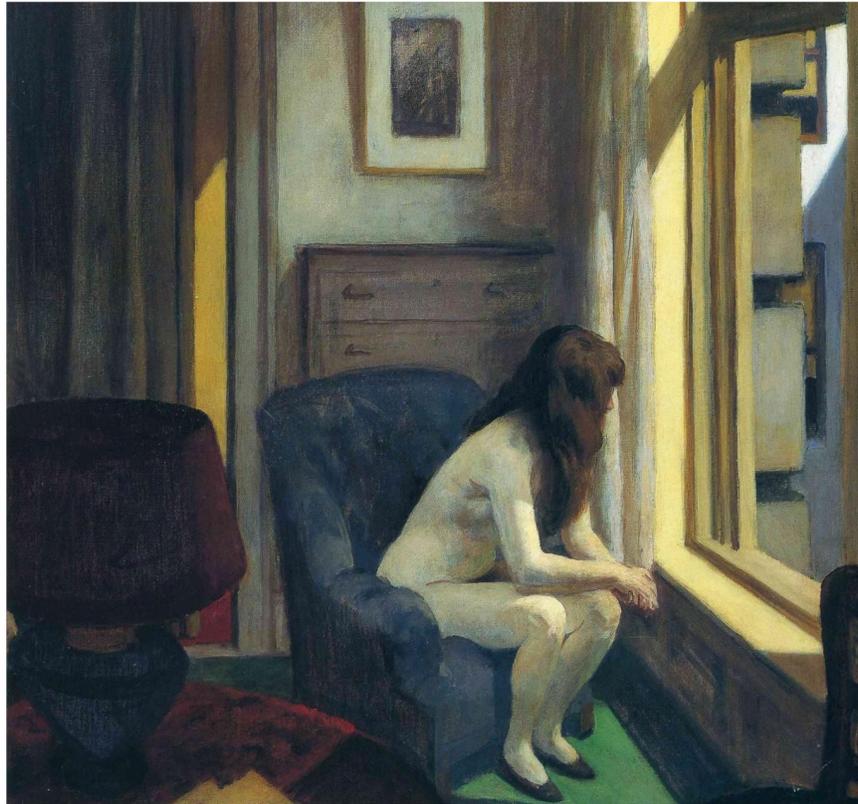


恆久忍耐

收錄於《擠迫之城的戀愛方法》（台灣：聯合文學，2021）

英譯本刊於國際翻譯文學期刊網站 “In This Together: Writ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Respond to the COVID-19 Outbreak”：<https://www.asymptotejournal.com/blog/2020/06/13/in-this-together-writers-from-around-the-world-respond-to-the-covid-19-outbreak-10/>）



（Edward Hopper, Eleven A.M., 1926）

我回來了，妳說。回來就好，她說。其實不好，妳想。肺炎在香港已經蔓延兩個月，她和其他一直都在香港生活的人，已經走過了最初的震驚、搶購期，逐漸適應了疫症之下的日常作息，甚至已經開始鬆懈，鬆開口罩、再次上街約會——妳本來在澳洲聽著她兩個月來如此轉述，一直都擔當安慰她的角色，不斷問她要不要寄酒精搓手液或打氣小禮物給她，提醒她要多留在家裡防疫，結果過了白色情人節不久，澳洲的疫情終於使妳和她都擔心起來。當全世界的人都開始搶購廁紙、鼓吹留家抗疫時，妳和她的角色就對調了。妳有買夠食物嗎，她問。澳洲買得到口罩嗎，她問。澳洲的海關限制很嚴格，我沒有辦法寄任何食物給妳，妳要好好照顧自己啊，她說。妳很認真地答應她，我會的，我要活下來參加畢業禮，然後回港和妳一起「掃街」，我要吃煎釀三寶、楊枝甘露、菠蘿油和甜醬腸粉，妳說。好啊，等疫情過去以後，我們就去吃，她說。妳和她透過視像通話，虛擬地勾了手指尾。再過了幾天，妳還在考慮要不要聽媽媽的話、像其他留學生一樣買機票回港避難時，她說看見了澳洲不斷上升的確診數字、很擔心妳的安全，妳就下定決心當日收拾好家當、在香港一間曾經租給大學用來隔離大陸回港學生的酒店訂好了房間，第二天就把自己用風衣、手套、眼鏡和口罩包裹起來，萬分警戒地坐飛機回港，在酒店開始十四日自我隔離的生活。

回來就好，她說。妳關上酒店房門後，也有了同感；過了幾天，澳洲航空甚至停飛所有國際航線，要不是妳已經回港，大概就要游水回來了。至少現在妳和她都在同一座城市裡，就算全世界都陷入了如同世界大戰一般翻天覆地並完全不見盡頭的災難，至少妳回來了，從此能和她在同一座城的邊境裡同生共死。她要妳答應她在十四日之內絕對不踏出酒店半步，寧願花費一個口罩出門買了許多妳告訴過她妳喜歡吃的香港零食、汽水，送到妳的酒店去、請職員運到妳房門前，還在補給品裡偷偷塞了打氣心意卡、酒精搓手液、日本面膜和指甲油，讓妳在酒店裡過得精彩一點。妳打開那袋裝得滿滿的超市膠袋時，忍不住邊甜笑邊哭：雪菜肉絲味公仔米粉，四洲紫菜，時興隆魷魚絲，維他檸檬茶，嘉頓檸檬夾心餅，她居然全部都記得。她說，我當然記得啊。妳想，妳真的沒有猜錯，她應該也喜歡妳，因為妳說過的話，她全部記得，而她說過的話，妳也全部記得。

而妳居然真的有那麼想念這些食物。在澳洲生活的日子，妳的廚房裡從沒缺過維他檸檬茶和出前一丁，但妳還是只能想念新鮮炸好熱得燙嘴的椒鹽炸燒賣、半夜街頭的生菜魚肉溝碗仔翅，和她。妳多次想像回港以後要怎樣大口大口地吃下所有想念的食物，要去哪幾間茶餐廳、車仔麵，要怎樣不顧一切地抱緊她不放，告訴她妳有多想念她，抱住她深深地呼吸。然而疫情一襲來，妳的思念，只能繼續延長。她把自己當作妳的隔離檢疫官，每天不定時要妳拍照證明妳正乖乖地留在酒店裡，當然妳明白這只是她想每天看見妳的臉的借口，妳也樂於配合演出，每天把自己的 room service 菜式和零食下午茶拍照傳她、報告妳當日的體溫，甚至約好在晚飯時間透過視像通話一起各自用餐，像太空人和地球人的約會。在無法離開房間、親身接觸香港街道的日子裡，她為妳送來熟悉的味道，讓妳邊吃邊看著窗外縮得小小的街景、藏著她身影的城市，慢慢有了真的回到了香港的真實感。回來真好，妳看著正在螢幕裡大口大口地吃外賣又雞飯的她說。妳回來了，我就放心了，她笑著說，妳看見她牙齒上好像沾了薑蔥，但妳仍覺得她多麼優雅美麗。

在隔離的日子裡，妳從未試過和她如此親密，日出、日落，在同一時區一同隔空進食，看同一座城的新聞發佈會和確診數字，每天互道早安晚安，一樣的作息，一樣的潮汐。在無法抵抗時差而醒來的清晨，妳看著仍未收到她的早安訊息的手機，數算著妳在疫症爆發前和她說過去要吃的一切街頭小食。妳本來想和她一起去吃炭燒雞蛋仔，趁她一手拿著錢包一手拿著熱燙的雞蛋仔時順理成章地餵她吃一顆熱脆的雞蛋仔，也許妳的指頭因此終於可以碰到她的唇；或者可以每人選購一杯不同口味的珍珠奶茶，然後假借試味透過飲管間接接吻，像兩個熟不拘禮的朋友，或合盞交杯的新人。妳也想像過用拇指指腹幫她輕輕抹去臉頰上沾到的椒鹽魷魚碎屑、順便捧著她的臉和她四目交投，捧著一碗咖哩魚蛋和燒賣等她把臉湊近妳來讓妳餵食，或是在難以用手抹去的糖漿沾到她嘴角時大膽吻下——那都是妳在外地無法和她親身共處時，默默告訴自己將來回港後就有機會勇敢嘗試的親密，以及只要回來就能不再只停留於想念的面孔和味道。妳可是多麼的，多麼的想碰觸她，即使要先假借美食來巧立名目，若無其事地試探。

然而當下真正的愛，就是不讓妳深愛的對象承受任何被病毒感染的風險，而凡人的偉大不是隨便以身犯險，而是時刻平靜忍耐。如果她因為和妳一起去「掃街」而染病，或是妳不知道自己已染上病毒卻出門感染了路人、而路人最終把病毒輾轉傳到她身上，妳將永遠無法原諒自己。妳喜歡她，很喜歡很喜歡她，喜歡得願意忍耐著不去見她，只要她安好。那麼，就繼續忍耐下去吧。等隔離期結束，等疫情過去，等她回覆。妳從她送來的物資裡取出兩片紫菜，把它黏在上唇內側扮成兩隻長牙，然後裝鬼臉自拍給她看：我是一隻海象，剛從澳洲游水回港，請多多指教，嘿嘿，妳說。然後妳獨自躺在酒店空虛的 King size 床裡，等她在自己家的單人床上醒來，笑著回應。

〈過埠新娘〉

收錄於《擠迫之城的戀愛方法》（台灣：聯合文學，2021）

英譯本刊於國際文藝雜誌 Mekong Review，法語譯本刊於 Jentayu “Hong Kong”



(Jean-Baptiste-Siméon Chardin, Soap Bubbles)

在滿城的人都在搜尋移民方法的那晚妳說，不如真的嫁給我，當個過埠新娘，逃離身處的城好了。我一如以往地笑著，溫柔地轉移話題。我最親愛的，難道我會對妳說不嗎。但我無法對妳說好。並不是因為，我不願意在眾人面前給妳一個婚姻的名份，或是在和妳維持已婚狀況的許多年期間不和其他人結婚，或是不願意在助妳取得此地的居留權後為妳背上離婚者的身份，再看著妳和妳真正想與之在婚姻裡白頭到老的人終於全心全意地結婚。或是，妳在漫長的居留權申請期間決定和我從此一雙一對地生活，也很好，我會像古老的大樹一樣愛妳，像陽光下微涼的溪流，像安靜而緩慢的風，像過去，像現在。只要妳來，我就會在這城的家裡張開雙臂，迎接妳的所有家當和傷痕，妳的全部，我都願意接收。只是，我真的不確定，要是妳來了，真的就能快樂嗎。

如果你嫁到我所在的城來，你將要離開你的母語，從此活在一種你在學校裡以考試測驗和自卑感學來的語言之中。你將一再以第二語言介紹你的身世，對方也許明白你逃離的原因，也許不。在這邊，也不是沒有來自我們出生地的人，但我們是少數中的少數，就算有唐人街，也沒有以我們的母語寫成的八卦雜誌，廣告裡夾硬嚟只求服務產品特色的諧音標語，粗口橫飛的長氣的土司機，茶餐廳裡重覆播著的犯駁處境喜劇，滿口懶音的吵鬧中學生，那些多麼重要、多麼嘈雜的聲音。我們就算能在此一無所懼地牽手上街，公然向彼此說盡一切敏感的話，但在這邊，我們再也無法和明白心涼和心寒是哪兩種完全不同的感受的人擦肩，在地下鐵裡坐在我們身邊的人，不會知道阿茂整的是什麼餅、死雞撐的是誰的飯蓋。

這裡也許有養殖環境受到嚴格管制的本地豬肉，但養殖這些豬的人，不會知道為什麼世上會有人要跪地餵豬糞，什麼是豬籠入水，什麼叫食咗人隻豬，什麼叫男人靠得住豬糞都會上樹。這裡沒有你的舊同學，在畢業多年後半取笑半恭維地說你的工作一定使你發過豬頭；這裡也沒有你的眾多親戚，在農曆新年的聚餐上吹噓自己從豉油撈飯的年代拼搏到魚翅撈飯的年代，見過城裡許多的大風大浪，最終收成眾多的資產與虛榮。我知道你會想念的，這些誇大與低俗，那些原本使你厭倦的血緣責任和俾面派對——當你再也無法和親友頻繁會面至厭倦的地步，你的寂寞，只有我和這邊不正宗不地道的仿造品可以排解，但是足夠嗎，這邊這些絕對不比任何兒女優勝的叉燒，明明不吃狗卻在學校常被人說只要一笑就會很像焗熟狗頭的我。如果我不足以代替你的全世界，你在這邊找到的戀人，會明白你以重新學習的語言說出的情話嗎，會明白使你學會何為愛情的地方，對你來說有多重要嗎。

我並非認為一座城的人必須和來自同一座城的人結合、生育血統純正的下一代，而且如果你不來，也許你連最真誠的情話也無法再隨意說出。我只是不忍心看你從此深陷在母語對你身邊的人並無意義的孤獨中，遠離眾多和你同聲同氣的人，刑期終生。我本來以為，最終會是由我為你飄洋過海，回到你身邊，和你說著一樣的語言、聽著同一批笑話長大的人之中，一起說些聽過好多次的老生常談。我會笑你不管天氣如何仍然喜歡上面蒸鬆糕下面賣涼粉的打扮，以過大的長袖毛衣配搭迷你裙；我們可以一年又一年的看香港小姐候選人穿著泳衣回答資深主持人提出的問題，對那些發明星夢的女子毫不客氣地評頭品足。我們也可以每年排隊擠進書展裡看由人代筆的明星書熱賣，我會聽著你再次慨嘆人人都說這座城是文化沙漠，明明有那麼多優秀的作家、獲得國際獎項的詩人、門票價錢比外國便宜許多的舞台劇更值得被關注，而我會附和，以一種恨鐵不成鋼的心情。至少在這裡，我們的母語活著，並且容得下我們挑剔，因為母語在此只是理所當然，而非需要刻意被保育、鼓勵使用、立法保護的，少數族裔語言。母語在母語的生產地是多數，而我們在我們出生的地方，明明才是多數。然後如果那時你真的向我提出結婚的要求，那將不會是因為想逃亡，而是想留下來種下什麼，長出什麼：我們可以長出長遠而有益於社會的事業，熱愛學習的後代，甚至感動他人的藝術，和城內所有老人一起安享的晚年。而我們之間，再也不需要因為一座城市的風雨，才使你考慮與我相守。

許多許多的話語在舌尖如泡沫升起，又在吐出前輕輕地破滅，消散。我最親愛的，我所在的城，相對你所在的城，也許算是一座在可見的未來也不會傾倒的石樓，但這邊的風景真的能使你快樂嗎？親愛的，親愛的，我到底如何能用最溫柔最輕盈的話語，告訴你我所預視的，在我這邊也能使你缺氧的失語。我發現自己無話可說。所以你說吧。你繼續說，盡情地說吧。像人工呼吸一樣，像吐出煙圈一樣。像活人一樣，繼續說吧。

企埋少少

收錄於《擠迫之城的戀愛方法》（台灣：聯合文學，2021）

（Pablo Picasso, Les Demoiselles d'Avignon）

一開始留意到那個奇怪的現象時，依依和阿熙正在乘搭往上的扶手電梯，依依在前面，阿熙在後面。依依背著阿熙、面向扶手電梯的前方，正好和站在她前面不遠處的一個年輕女孩面對面：那個女孩背著電梯運行的方向，雙手環抱著面向她的男朋友的頸。比女友站低一級的男孩低下頭，正好把臉埋進女友的胸前說話，讓女友咯咯傻笑。

日光日白，就在大亭廣眾之下這樣卿卿我我，難道不會有人側目嗎？依依望向左邊和右邊的扶手電梯，想看看有沒有其他人像她一樣盯著這對旁若無人地親熱的情侶，只發現了更多像那對情侶站法一樣的男女：無論是向上還是向下的扶手電梯，都是女生在前、男生在後，女生轉過來背向電梯運行的方向，雙手環抱住男生，而男生的手，則隨意降落在女生的後腦、臉頰、肩頸、腰背、臀部，直到扶手電梯到達終點之前，都不會分開。

依依很想轉過身去，問阿熙有沒有看見站在前面的那對情侶，可是她很清楚知道，自己並不是阿熙的女朋友，她沒有資格或膽量就這樣轉身，把自己置於只有女朋友才能自然地擺出的站姿裡。而且，就算她問了，那又怎樣？要是阿熙覺得那只不過是在高樓大廈林立的旺區商場裡必然會出現的自然現象，依依豈不是在他心中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大驚小怪的古板保守三姑六婆，或是妒忌年輕愛侶的熱情而心懷怨恨的惡毒剩女？要是阿熙也和她一樣，覺得在扶手電梯上攬攬錫錫會危害其他扶手電梯使用者的安全和安寧，並決定和依依在電梯上從此站得更遠，她可不是白白害自己失去了在電梯上親近他的機會？

依依原本很高興能和阿熙一起逛商場，她甚至特地為此穿了一件在後腰開了一個洞的裙子，讓腰帶上方的一小截皮膚若隱若現，希望阿熙會注意到並覺得驚喜，可惜阿熙好像沒有什麼反應。在穿過區內無數的商場期間，依依和阿熙一起乘搭了那麼多次扶手電梯，由商場的地庫二樓到十二樓再回到地面，每一次阿熙都讓她先踏上扶手電梯，也許是出於「Ladies first」的紳士風度，也可能是希望可以在她後方多看幾眼她露出的腰肢？每次搭上扶手電梯時，依依都下意識地吸氣、挺胸收腹，希望可以讓顯露在阿熙面前的後腰看起來瘦一點，明明她的胸和腹都長在身體前面而不是後面。可是，阿熙完全沒有提起依依今天穿露背裙這一點，使依依相當失望。

難道她對阿熙來說，真是一點吸引力都沒有嗎？如果這是一齣偶像劇，接下應該要發生的情節，就是前面那對正在耳鬢廝磨的情侶親熱得太過激烈，讓女生不小心鬆開手，原本抓在手裡的智能電話因應扶手電梯的斜度和偶像劇中不符合物理學的邏輯，朝離開她只幾級梯級之遙的依依臉上直飛過去——依依必須失去重心但不失優雅地邊尖叫邊往後跌，然後，阿熙必須像所有偶像劇的男主角一樣，為了保護女主角依依而伸出雙手接住往後倒下的依依的背，以比武打明星更穩的腳步把二人的體重安全地支撐在半空，並停在一個像社交舞的下腰姿勢般的英雄救美式環抱中，四目交投，讓二人發現自己對對方好像有了心動的感覺。可是，這畢竟不是一齣偶像劇，而是一座

繁忙的商場，扶手電梯已經把依依和阿熙送到盡頭，她和他仍然是兩個人而不是一雙。而前面那對情侶，已經回到並排連體嬰的姿勢，勾肩搭背地以非常阻街的方法前行，消失在商場中更多對在週末出門拍拖的情侶之間。

依依開始對這段本來就沒有太多實質希望的單戀更加絕望了。她到底是為了什麼原因，才會以為只要穿上略顯性感的露背裙，就能使他和自己靠近多一步？難道依依真的以為阿熙是那種容易被女性裸露的肌膚迷惑的人嗎？她所認識的阿熙明明不是那麼膚淺的人——雖然其實，依依也很清楚知道，自己對於阿熙，還有那麼多不了解的事情。因此，她才會跟著他到鬧市來，跟他走遍大小商場和商業大廈裡的每一間行山用品專門店，只為尋找他想要的某一個牌子的某一個形號、某一個產地、某一種配色的背囊：她想抓住每一個跟在他身邊看見他的世界的機會，她想知道他的興趣、習慣、社交圈子，那些比一般朋友更深入的私生活層面，那些只有親近的人才能看見的過去和現在。可是，使阿熙感興趣的事情有那麼多，依依只是他世界裡的一小部份，有那麼多她不知道的事，他都只和她以外的人說。到底要怎麼樣，她才可以再走進他的內心更深的地方，看見他還未讓她看見的事情呢？

阿熙帶她到旺區的另一邊尋找一間行山用品店，在那幢幾十層樓高的商業大廈大堂排隊等的人，已經多得需要幾個穿反光背心的保安員站在大廈外的馬路上維持秩序，把想進入大廈的人按樓層分流、排隊等候前往不同樓層的電梯。向左邊延伸的人龍在騎樓下長得繞到街角後面，向右邊延伸的人龍則能站在騎樓外專門為排隊的人架起的帳篷下面等候，不致於佔領整條行人路。阿熙見了，忍不住爆出一句粗口。依依想都沒想就說，沒關係，應該不用等很久的。阿熙嘆了一口氣，向她道歉，並努力尋找各種話題，填滿等的時間。依依聽著他講生活裡的各種無謂事，說他的堂兄弟最近生了孩子，他阿爺後生時做過什麼蠢事，他最近在日式雜貨店買了什麼奇怪的零食，邊看著其他排隊的情侶在隊伍裡繼續攪攪錫錫、讓手在彼此身上遊走，他們看起來多麼的快樂——依依忽然覺得，很累了。她特地為約會而穿的高跟鞋已經把她的腳趾割損，從不行山做運動的雙腿已經不想再站立了，而阿熙就算說起他剛才在街角看見的「企街」，都無法讓她覺得有趣了。她的腰背和雙腳都好痛，但她仍然無法和他走得更近。她忽然覺得，好卑微。

隊伍不時向前移動，已進電梯的人讓人龍縮短一點，又再停下來，等待裝滿人的電梯逐層清空、回到地面。依依強裝微笑地一直回應著阿熙的東拉西扯，好不容易跟隨著人龍，來到電梯前面了。負責按的管理員一直叫已經在電梯裡的人企入少少、唔該大家拍硬檔企埋少少、仲可以再入多兩個啊唔該晒，即使已經站進小小的電梯裡的人，都一臉茫然看著外，等著看管理員什麼時候才肯縮開擋住門的手，讓電梯終於向上升。你兩個人埋嚟啦，管理員對阿熙和依依招手。依依看著電梯裡已經壓縮得像石油氣粒子的許多隻腳，懷疑是否真的能擠得下多四隻腳而不讓電梯過重，可是在下一秒，阿熙已經站進去了，在他面前空出只夠裝一個人的空間，看著她，等她進去。她吸了一口氣，踏進電梯，拉直身體，然後，門就關上了。

竟然沒有過重的電梯開始上升，依依這才意識到，自己正背向阿熙站著，像在扶手電梯上時一樣。但不同的是，在這擠迫得像日本的滿員電車一般的密閉空間裡，她的臀部剛好觸及他的大腿：這樣的觸碰，難道不就和讓她坐在他大腿上一般親密嗎？她完全不敢動，連用力呼吸也不

敢，以免驚動阿熙，或者惹來其他和她一起擠電梯的人不滿。不要想太多，她告訴自己。在這種商業大廈的電梯裡，不論是誰都必須這樣擠在一起的，就算是耶穌和佛陀也好，明星和小孩也好，只要來到這裡，都得一視同仁地擠，就像是在日本的公共澡堂裡，誰也不會為了在陌生人面前赤身露體而覺得大驚小怪——可是，為什麼她那麼在意自己背上那一小片露在布料以外的皮膚，正輕輕貼在阿熙的襯衫前襟這一點呢？電梯裡四面都是鏡，可是人太多了，她無法看見阿熙的臉，或是自己是否正在臉紅；她唯一知道的是，她很高興，心跳和呼吸都變得明顯，而且，腳痛也不再緊要了。只要兩個人有成為戀人的緣份，整個宇宙都會合謀讓他們走在一起：這座擠迫的城市，似乎仍提供了眾多讓依依和阿熙理所當然地站近彼此的機會。也許，只是也許，剛才堅持要她和他一起擠進爆滿的電梯的管理員，就是宇宙派來幫助依依的丘比特？依依輕輕地伸展了一下緊張的腰：來吧，電梯，讓我們再企埋少少，再企埋少少吧。



那麼它們憑什麼把以前的店從充滿優秀表演的街上擠掉呢？林葉甚至連它們在賣什麼都不太知道；然而它們的櫥窗卻像外星人店的櫥窗一樣總能讓途人駐足，讓林葉為賣命演出的外星人感到不忿。新來的店們都把整個櫥窗當壁報板來用，從上而下從左至右一格又一格的從裡面貼滿的 A4 紙，幾乎把櫥窗密封，只留下每張紙之間一兩吋的像溝渠一樣的空隙讓人看見裡面還有店員在駐守。每張紙上都印有附近大廈的名字和好些林葉看不明白的形容詞，其中總會有兩組數字，那應該是某種對途人的數學挑戰吧；林葉看得出通常櫥窗一邊的紙上會是一個三或四位數和一個七位或八位數的組合，另一邊的紙上則是一個三或四位數和一個四位或五位數的組合，因為那涉及太大的數字（八位數總不常出現在小學生的數學功課裡吧）和林葉不太擅長心算的除數，於是他就沒有計算那些數字之間的比例其實是多少。有些停步在這種數字店前面的人會拿出紙筆來把考題抄下，有些人會拿走掛在櫥窗邊的傳單回家計算；林葉不怎麼喜歡數學，而且他本來就有做不完的數學功課，所以他才不會像那種大人一樣自找麻煩。

林葉在 A4 紙之間的縫隙觀察那間把涼茶店擠走了的數字店，看見了裡面有太多的椅子，便以為那是好客的店，讓客人可以坐著計算貼在櫥窗上的那些考題，可是店裡面往往店員們在電腦前面發呆，即使看見了林葉也只會面無表情或白他一眼後垂下視線，完全沒有演員或店員的專業意識。那些店員甚至會翹班；林葉不只一次看見那種店裡完全沒人，明明還是人來人往的午後，明明還是月曆中間黑色字體的日子，他們只要在門上掛上一個寫著「出外睇樓」和電話號碼的牌子就留下空店，消失於聚在街角抽煙的人群和開始下午茶特價時段的食店之中。

那到底算是怎麼樣的一種店啊？林葉想起被數字店擠走了的士多，年老的店主即使無法表演也特地養了一隻很大很大的金色唐狗來吸引顧客，牠總趴在門前的地上，林葉伸手去摸牠頭時牠的眼睛就會眯起來，懶洋洋的像士多裡的貨物一樣；被另一家數字店擠掉了的那間涼茶鋪裡有一隻長得像企鵝的貓和像恐龍的龜在青藍色磁磚地上爬來爬去，像在城市中的動物園分店一般，飼養可愛的動物讓牠們盡力的娛樂客人。而那些數字店裡穿西裝的店員們卻傲慢得決不表演任何才藝，甚至連魚都不養一盆，彷彿只要把數字和形容詞貼在櫥窗上，那些油墨和字詞就能讓路人們主動走進店裡把錢包掏空。明明又不是巫婆的店也不是馬會。他們憑什麼？

別的店都是憑血肉和技能存活下來，為什麼這些店單憑展覽數字和形容詞就能把別的店都擠掉呢？林葉在心裡大聲的問櫥窗裡的外星人，可是腦袋呈錐形的牠沒有回答。

## 石頭魚

原文及英譯本刊於《樹心邊·新蒲崗》（香港文學館主編，2021）

客軚壞了，於是我們坐貨軚落樓食飯。全部九個人，裝在限重 2000 公斤或 26 人的貨軚裡，大家自然散開，剛好像軚口的舞台劇海報裡演員排開合照的人口密度。出生以來從沒肥過的花枝看著限重告示說，這部貨軚假設每個人差不多 77 公斤重，怎麼會有廿幾個這麼重的人一起在工業大廈搭軚啊，難道樓上租了出去開相撲館嗎。阿鵲聽了就說，咩啊，男人老狗七十幾公斤有幾出奇呢？一眾男編輯們應聲附和，女編輯們多數表情困擾。河馬接著說，同埋西西話「我的憂愁不應該超過四十四磅重」<sup>1</sup>嘛，即是一個人能承載的煩惱極限是 20 公斤，一個滿懷心事的阿石已經超過 77 公斤啦。你心算咁快嘅，花枝說。我以前讀純數嘍嘛，河馬說。我心諗，嘩，河馬到底是怎樣猜到我的體重，做 gym 的人果然有雙能當磅用的眼睛。

室外有一點點毛毛雨，在街燈之下，看起來癢癢的。浣熊說起上個星期沒來校對是因為她要去中學同學的婚禮，癡線，全部男仔都變晒保險佬，早知唔去啦。我一瞬間很想和大家說，我昨晚剛去過中學同學的喪禮，她自殺死了。今天天還未黑時我從鑽石山站走往編輯部，一路上逆著放工的密集人流，我又想起上個月另一個中學同學在婚宴上問，點解妳喺度嘅，彷彿我是白撞的。點解我喺度嘅，我在同學的靈堂裡也這樣問自己。我們甚至不是同年的同學，只是曾經在中學的校報委員會裡共事，我那時是過度前衛的美術編輯，她是因為中文科成績好而被老師踢進來幫手寫稿的低年級學生，我們甚至沒有直接對話過。但當我知道她的死訊，我居然自動把和她喪禮時間撞期的講座邀約推卻，準時穿好黑衣到達靈堂，彷彿準時上學一樣自然。昨晚我從北角回來後我媽黑口黑面，問我，妳去果種地方做乜，佢又唔係熟人。是的，我和她並不熟。但我覺得，我是必須去的，她和我同類。我總覺得，可能只差一點，我也會像她一樣死去。

點解妳喺度嘅，在婚宴上，那個和我在同一地址、同一課室共處過七年的人對我說。要不是被迫，我才不想和她們當同學。新蒲崗的街道像深海的海床，凹凸不平、一岩一忽，流竄著各種和我同行或不同方向的腳步，以及從街邊竄出的蟑螂。甲甲啊，浣熊尖叫著，旋即飛跑到安全島上，在後面抽煙的海老和河童大叫，睇車啊你。啊，我原來和一群也會把蟑螂叫做「甲甲」<sup>2</sup>的人在一起。點解我會喺度嘅。毛毛雨好像稍為變大，河馬把風衣的帽子罩到頭上保護他最重要的髮型，我和河童對望偷笑。浣熊走在後面，問阿鵲今年在大學教幾科，阿鵲說教四科啊，不如一槍打爆我個頭。河童說，至少你有全職教席啊，我連比教擔壓到斷頸嘅機會都無，你知道邊間院校有位記得關照吓我。橫街裡不少車房已經關門休息，大有街兩旁那些門口只有餐牌沒有招牌的工廠職員。我們行開以後獏追上來說，阿石你有無食過剛才果間，ok 㗎。是嗎，是吃什麼的呢？我說。石九公湯，幾甜㗎。我說，其實我不喜歡吃石九公，哈哈。但你叫阿石嗎，哈哈，獏說。你唔比我係石頭魚個石咩，我說。石頭魚都得，不過你似石斑多啲，他說。為什麼啊，我說。貴啲囉，名校底，他說。唔係靚啲咩，石頭魚好似中咗輻射咁，我說。咁梗係你靚啲啦，他說。

<sup>1</sup> 西西〈長著鬍子的門神〉，《大拇指》第 15 期（1976 年 1 月 30 日）。

<sup>2</sup> 謝曉虹〈甲甲〉，《好黑》，香港：青文書屋，2003。

阿石的石，到底是什麼呢。以前我常常在學校操場邊，一個人踢石栗。石栗總會在那裡，很高很高，每年開學後不久就結很多的果，果肉裡面像吹波膠那麼大、像石頭那麼硬的啡色種子，總有一些在秋天之後仍留在樹下，只要找一找，一定找得到的。我和同學們不一樣，她們用金耳環穿耳洞，留長長的頭髮，學芭蕾舞、小提琴、考鋼琴演奏級，像精緻光滑的水晶，和像她們一樣亮麗的同伴結成緊密的一圈。而無法被納入那個圈子的我，就開始參加很冷門的課後創意寫作班。寫作班的第一課，導師叫我們每人起一個筆名。我看著窗外操場邊的樹，就說，我叫石頭魚，因為我岩巉。那時的導師很喜歡，說他最喜歡岩巉的人了，我沾沾自喜。到後來長大了，我再也沒有用這個幼稚的筆名發表作品，但在文藝圈中，我就叫自己阿石，讓大家不用每次都喚我的中文全名。不用和她們一樣。

那時我說我岩巉，其實不過是因為我當時不知道為什麼曬得很黑，又咬手指。她們排斥我，說我污糟，連我的功課簿，也像傳送臭物一樣，只用兩隻指尖掂著向我的桌子上摔，然後跑去廁所洗手。中學雞之間的事，其實很多時候都沒有為什麼。皮膚黑，咬手指，兩樣都不是我能控制的。但那時，她們讓我真的真的以為，我就是一個殘缺的人，一個有病的人，一個無法停止把骯髒的手指放到嘴裡咬到出血的人，因為她們都不會這樣，只有我會。而且她們說我小題大造，少少嘢就喊，所以才不想和我一起玩。到底是雞先還是蛋先？我在課室裡看書，她們就用剛好可聞的耳語談論我；當我走出課室，她們就大聲地喧鬧，彷彿沒有我在，她們才能自在、快樂。我不只一次問老師我可不可以一個人完成分組的功課，老師總是說不可以，然後把我指派到一臉不甘的同學組裡。我也忘了這有什麼好哭的，但我就是無法控制，一種古老而貼近群居動物本能的酸痛。老師見了，就會叫我去洗個臉、冷靜一下再回來課室。我就去廁所用凍水狂潑自己的臉，然後去操場邊，找顆石栗種子來踢，踢到下課，再若無其事地回去。

在操場被蚊咬多了，腿上一撻撻，她們又有說我髒的理由。無法打破的惡性循環。

獮問我，做乜唔出聲啊。我說，沒有啊，有點累。他說，星期五了，可以放鬆一下啦！一陣叫多個冬用啦！獮總是這麼正能量，明明他寫的詩總是那麼痛，他的散文又對生活中連綿的敲鑿<sup>3</sup>多麼無可奈何。好啊，我說。今天特地來這間有露天座位的沖繩餐廳，是因為大家說要為我和海老慶祝，慶祝我得了工人文學獎，以及海老終於交了博士論文。啊，還有紅衫今個月生日，說起她，她跑到哪裡了呢？拿著餐廳號碼牌的河馬指指旁邊的景福街休憩處，毛毛雨已經停了，阿鷓和紅衫在樹下摸路人牽著的柴犬。我和河童又對望偷笑。阿鷓和紅衫自從牽著手一起走進編輯部聖誕party 公開戀情之後，就再也沒有分開過了。河童捲著煙，偷偷的跟我說，他們千萬要幸福，不然分手的話，兩人在編輯部面左左、或是其中一人退出，也會很麻煩啊。我說我睇好呢一對啊，佢地應該會就咁一世嘅。

咁就一世。那個女孩自殺了，在大學宿舍裡。沒有留下遺書。報紙裡有人猜測她在舍堂裡受到欺凌，或是她其實一直忍著什麼已經忍了好久，忍到終於忍不住了。在喪禮上，她那位還未開始白

<sup>3</sup> 梁秉鈞〈中午在鰂魚涌〉，《中國學生周報》第1127期（1974年7月5日）。

頭的母親說，希望大家不要再猜測她的死因了，當是對家屬的仁慈。我也沒有進去小室瞻仰她在墮樓後想必經過巧手修復的遺容，因為我怕我在棺木裡看見自己的臉，或是聽見自己為了紓緩緊張而誦起「幾十年不過匆匆一別，無論是為了什麼因由，原是誰也不必為誰而魂飛魄散的」<sup>4</sup>。我在中學時也堅信，我會在二十七歲或之前死去，很有可能是自殺。可是沒有。現在，我廿八歲，生勾勾，和一群跟我年齡相近的奇珍異獸，一起等位吃飯。我是幸運的。

獬說，阿石，你朋友啊。我問咩事，他指指公園樹身上的牌子，寫著「石栗 candlenut」。為什麼叫 candlenut 呢，常說自己英文不好的獬問。喔，如果你把種子切開，裡面的果仁可以當蠟燭點燃，河馬說，我也撿了幾粒放在辦公室，上次我帶寫作班的文學散步時和學生來這裡看過這群石栗樹，說約十年前有一棵石栗倒下來壓爛一輛寶馬，就有個學生把這個公園寫成那種鱷魚咬人玩具的口腔，不知什麼時候會把公園裡的阿伯像手指一樣嚼成肉醬。大家嘩然：乜宜家啲學生咁恐怖㗎咩？河童說，唔係啊，幾有想像力啊，我都不知幾想遇到這樣的學生，平時教班，三十個學生入面有三個真心聽書我都要去還神囉。

我以前也許過願，想操場的石栗掉些果子下來，打中那些杯葛我的同學。但石栗不是許願樹，不會幫人報仇的。而掉下來或不掉下來，都只是天意。死的是她，不是我。現在，舊同學們如我以前所料地在商業大廈上班，而那時我卻沒想到自己終會在工業大廈當個兼職文學雜誌編輯。其實白天的我也在商業大廈上班，混在把水晶甲造成大理石紋、粉晶紋的女人之間，每日努力把自己打扮得和電梯大堂的雲石地板一樣亮麗，lunchtime 和同事聚餐時聽她們的指甲打在手機表面的聲音，乾淨人工的嗒嗒聲。但我就是無法融入她們之中，也許這和我仍然無法停止咬手指有關。婚宴上一個舊同學曾經很驚訝地用造了 gel 甲的手捉住我岩岩巉巉的手說，妳做乜咁對自己啊，唔好再咬手指啦，再咬嫁唔出㗎。她臉上有了一個和中學時期不同的鼻子，她身邊的死黨臉上多了對可疑的雙眼皮和下巴，而二人的左手上都有了閃亮的訂婚鑽戒。而我，單身的年資比擔任雜誌編輯的年資更深。於是我又再一次在廁所哭了。怎麼隔了這麼多年，我還要受到這種侮辱呢。

不過已經無所謂了。再也不會有中學同學邀請我去她們的婚禮了，就算有，我也不會去了。大家飲杯！恭喜阿石！恭喜海老！恭喜紅衫！多謝！飲多杯啊招呼唔到啊！祝你同阿鵲快啲拉埋天窗啊！那麼快樂的聲音，在明明好高好高的石栗樹下，卻響得像有回音。紅衫叫的石鍋飯搶先上桌，坐在我和紅衫中間的獬說，正喎，要不是今天人多坐得密，我都想叫一個。花枝說，無所謂啊，我們都很瘦啊！獬說，咪啦，萬一整親阿石，我點樣賠番個女比伯母？紅衫就無所謂啦，反正都有阿鵲要她了。大家又起哄。河馬說，係喎，趁今日人齊，一陣幫手執一執辦公室啲箱啊。獬說，嘩，咁要食飽啲先好上路囉。我聽了就不知道為什麼笑了好久。獬和浣熊，都沒有因為我的臂和肩碰到他們而作狀要消毒、清潔。不像她們。一隻飛蛾飛入公園那邊的黑影裡消失，像喪禮過後我在北角街上看見的那隻。也許，牠不會再來找我了。這樣就好。

回去的時候，工廈的客輦修理好了，但客輦一次只能載五個人，每次都要分兩組乘坐。獬說，我們一起行樓梯上去吧，消化吓。花枝說，係囉，頭先河馬食咗咁多冬用，容乜易壓到架客輦又壞

<sup>4</sup> 西西〈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素葉文學》第6期（1982年2月）。

過嘍。海老說，你以為佢食咗個石鍋落肚咩。工廈感覺比一般大廈來得堅固，無論再哀愁的人上樓梯時再用力搽地，都不會把用紙皮石、石屎和鋼板鋪成的地面踩爛。這樣的特質，意外地使人安心。來到三樓，辦公室廁所的洗手盤邊仍舊放著半副麻雀和萬聖節留下來的塑膠斷手；雪櫃裡有一瓶 vodka，出版獎座前面堆的朱古力盒都是空的，找不到零食的浣熊大呼上當。好啦好啦，先把這幾箱書搬開，不然無位坐那麼多人了，河馬說。一眾男丁自動自覺埋位，力大如牛的河童也捲起衫袖幫手：港台果套《浮城絮語》話，我們是文化咕喱<sup>5</sup>嘛！俾啲掙扎！狹小的辦公室也無法讓太多人同時幫手搬，我就和浣熊一起找在劉以鬯的喪禮上派發的書籤當參考資料，紅衫說應該夾在也斯最後一次在港大演講時阿鵲做的筆記裡，在靠窗的書架上。窗邊有一塊來歷不明的石屎和幾粒撿來洗淨的石栗種子，剛搬完書的河童說下次要用鉗把種子爆開來試試是不是真的能點燃果仁，海老抬出之前秋刀離開編輯部時留下的工具箱說，樓下咁多汽車維修員，我地辦公室有個士巴拿係好合理嘅<sup>6</sup>。浣熊說，好掛住秋刀啊，他現在在做什麼？海老說，之前好像說想考消防員，四萬幾蚊人工一個月，一份糧可以養起二點幾個全職文化版編輯啊。不要再說了，大家陷入哀嚎。花枝說，啊對了，早幾日有人問我水母還在編輯部嗎？浣熊說，不在好多年啦，我們換過那麼多任主編，編輯部也換過幾代人了，為什麼大家還以為水母仍在啊。紅衫說，以前她在的時候，聽講常常開會開到日出，大家困獸鬥地「猝題」，第二天飲完早茶才放大家回家補眠。我對花枝說，你知道嗎，我加入編輯部之後，就一直主張要開「健康會」，盡量提早開始、早點結束，不然每次開會都坐尾班車回家，會短命的啊。大家聽了就狂笑，也不知道有什麼好笑。但我也笑。

我們每人拉了張椅子，圍在一起，準備開會。又坐在我旁邊的獏問，係啲，你正職果度個老細點啊，係咪仲好似你得獎果首詩咁講，一日到黑做埋晒啲涼薄嘢啊。我說，唉，鬼叫你窮啊頂硬上。不過你食完飯好似開心咗啲，獏說。係咩，我說。係啊，一係我幫你睇吓手相啦，我都有啲研究嘍，他說。我就把手背輕放在他的手心裡讓他秤，暖暖的，我的手意外地抖。有什麼好害羞的呢，都認識兩三年了。他很認真地看了不知多久才說，乖啦，唔好再咬手指啦，好多菌嘍，健康運會唔好嘍。我說頂你啊，唔駛你講我都知啦，河馬夠咬手指咯，你又唔話佢。獏說，我講笑之嘛。我作狀打了他手心一下。他笑。他說，你知道嗎，你加入編輯部之前，很多時任編輯都在辦公室裡抽煙，但自從你這個禁煙份子來了之後，辦公室空氣清新多了。我說，所以是說，我是阻止你們扮周慕雲<sup>7</sup>的人嗎？他說，不，你是我們的黃水晶，促進大家的健康運。而河馬好像沒有聽見我們的對話：他正忙著拆一封也在新蒲崗設辦公室的藝團忽然送來的信，不知道打開之後，裡面會是一首詩、一朵花，還是一聲招呼<sup>8</sup>。「每個人看書時拇指都是扁的。誰也不必為了自己的拇指而道歉。」開會時我在下一期的大綱草稿上這樣寫。也許，這會是我下一篇作品的成份。

十一點半了，花枝和海老說要先走，要趕尾班船回坪洲啊。阿鵲和紅衫也說要回屯門，先走了。我和獏對望了一下。好像，還未夠鐘。那麼，我們繼續吧。

<sup>5</sup> 《避雨》，郭頌儀導演，香港電台劇集《浮城絮語》系列，2020。

<sup>6</sup> 《少林足球》，周星馳導演，2001年。

<sup>7</sup> 《花樣年華》，王家衛導演，2000。

<sup>8</sup> 梁秉鈞〈新蒲崗的雨天〉，《中國學生周報》第1128期（1974年7月20日）。

2020.10.18 新蒲崗八達街

可不可以說我鄉是…

2016年4月29日刊於《明報》世紀版

英譯本刊於《Lam Yip's Neighborhood》

在我們討論「冬瓜豆腐」和「三長兩短」的喻意和起源時，我又再次意識到我們都來自香港。那時我們捧著飯碗、拿著塑膠筷子吃著妳媽媽準備的炒菜和蒸魚，討論起我來倫敦進修前研究過的廣東話委婉詞；不用戴眼鏡的妳那晚聽著剛從 Oxford Street 拿到新眼鏡的我、和同樣「四眼」的妳媽媽訴說為什麼在香港配近視眼鏡的師父很可能比英國的視光師熟練，臉上露出了一種看著異國人談外國生活習俗的陌生感。我在倫敦生活的日子前前後後加起來已有一年多，一般生活起居的新鮮感已經消褪，和戴眼鏡的生活有點像，現在只會留意到鏡片起霧、被雨沾濕和度數不對的時刻。而在聖誕來臨前，已經移居英國十多年的妳往妳的輪椅上掛滿彩燈，我想這樣有型的背影如果出現在香港街頭一定會引來許多目光，只是妳和整個有型的倫敦一樣，早就已經習以為常了吧。

如果家鄉是「癡餐」

在這裡新認識的英國人朋友說我的東方面孔容易招來街上的種族歧視，可是在滿有來自五湖四海的人的倫敦街上行走時，我常常忘記我的長相清楚地標示出我並非「西人」。我彷彿是一個裝在西班牙品牌的大衣、蘇格蘭製茄士咩頸巾、日本品牌牛仔褲和英國品牌皮靴裡的幽靈（那些因資本主義而在香港和倫敦都可以買到的衣物），以比一般倫敦人快的腳步逆風前進，看不見披在腦後的天然長黑髮（那在東方被視為女鬼特徵、在「鬼佬」眼中是日本動漫女高中生的模樣），也不在意輪廓相對扁平、使我被以前在倫敦認識的戀人稱為「眯眼亞洲人」（squinty-eye Asian）的面容，自覺透明得無法被任何人定義身份或國籍或城籍或鄉下為何。因為我不在乎、路人也不在乎我來自哪裡，我便可以抓緊時間看見倫敦的美麗，那些我們在課堂裡讀過的十九世紀中至今的英語文學裡書寫過的街區和人文一一並握著在 Victoria train station 買來的熱茶擠在早上的通勤人潮裡趕路回校。

只是回到同是來自香港的舌頭面前，那些在街頭被我遺忘了的香港特質便忽然變得鮮明。比如英國的大學在中秋節前一星期的九月底開學，硬生生把隻身來留學的我從聚滿家人和朋友的香港拔起移到外國的月亮下；這時妳第一次邀我到妳的宿舍去和妳媽媽一起製作港式蛋撻（英國原裝的 egg custard tart 完全比不上港式蛋撻的細緻）、用煉奶泡熱奶茶（港式煉奶奶茶比英式鮮奶奶茶濃滑得多了），又讓我留下吃叉燒炒蛋和糖水、並在晚飯後把兩個雙黃白蓮蓉月餅交到我手裡。那天我便彷彿穿過了隨意門，回到我所熟悉的香港裡。

可不可以說，我們的家鄉就是月餅、廣東話和同學媽媽準備的飯後果？我想起我在香港讀中學時常常跑到好友智希的家裡看漫畫，到了晚上也常常被她媽媽留下來「癡餐」，然後在我回家前往我手裡塞些甜酸蕃頭和枱樞醬讓我帶給我母嚕嚕。我中學時代的同學媽媽們對我都義無反顧地親切，像每次見面都送我手作麵包糕餅的妳媽媽一樣大方。妳大概也記得香港的房子比英國的小很多吧，可是我朋友們的媽媽總是樂於讓我不時打擾、和朋友們一起做功課或看《哈利波特》電影 VCD（是的第一集電影推出時 VCD 仍然是主流）再留下來吃晚飯；在因為「土地問題」而使許多人無法輕鬆地戀愛、結婚和交配繁殖的香港，和女兒的同學分享住家空間便顯得更加慷慨。在英國讀中學的妳不知道有沒有這樣被同學母親招待的經驗呢？聖誕節在妳家當 house guest 時，我又像坐上了時光機，回到中學時的同學家裡。

如果家鄉是海洋公園家庭照

妳位於 Kent 的老家和我中學同學們的家都很像，都有一座直身鋼琴、一屋暖色的黃光燈，照見放在鋼琴上的妳們的童年照片，攝於海洋公園的登山纜車前或澳洲的抱樹熊活動裡。在其中一個相框裡妳挽著穿牛津大學畢業袍的哥哥的手，風把妳的長髮美麗地揚起、陽光把妳媽媽的變色鏡片曬黑，妳哥哥咧齒而笑得看不見眼睛的模樣，跟那天在 gelato 店他看見「抵食夾大件」的豪華芒果新地一樣徹底地快樂。妳媽媽大概是把對妳的愛護分了一些給我：她把小暖爐和電暖氈搬進妳使用輪椅以前的房間裡給我，房間裡的書架上放了幾本應該屬於她的中醫、穴位和推拿書，後來我雙手神經失序時她二話不說地把我手抱在懷裡仔細的揉捏，我想她每次給妳按摩雙腿時大概也是同樣的堅強而溫柔吧（我的母親也學過中醫穴位和按摩，也在我那精瘦的弟弟身上練習過）。大概我們這一代於回歸前後在香港出生的孩子，都有寵愛我們的母親帶著我們的那一兩個兄弟姊妹去過海洋公園、坐過仍使用金屬餐具的飛機去過外國，而相對寡言的父親則站在鏡頭的後面，把日後會成為童年照的影像用菲林相機拍下來、拿去曬相舖、裝飾在客廳裡。可不可以說這樣的家庭照就是我們共同的香港記憶？畢竟這樣的家庭關係，不是每個「眯眼亞洲人」都共有；有些地方幾個世代裡的人都沒有兄弟姊妹呢。

那位於樓上的房間床上鋪著和我小時候用的一模一樣的 Sanrio 卡通床單，樓下以客廳改建而成的妳的房間裡則放滿了許多由香港陪伴妳至今的毛公仔。妳哥哥也和我的眾多朋友們一樣，喜歡日本動漫和卡通人物；妳的親人給妳寄來的那個鬆馳熊形鬆餅模具，也讓我們三個香港兒童一起吃到了特別快樂的早餐。可不可以說我們童年的另一個共通點就是明明活在香港，卻被日本卡通和點心圍繞？那樣的童年使我現在仍常在英國被誤認作日本人，或是需和外國人解釋為什麼我明明不是日本人卻常常在煮日式料理。可不可以說，在我們這一代以前，香港已是日本流行文化和飲食文化的殖民地？就算到了外國留學，我的朋友們從香港寄給我的禮物往往是日本文具和零食；倫敦和香港一樣有許多日本料理快餐店，我的室友把她工作的店裡賣不完的三文魚壽司帶回來請我吃時，我總覺得我又回到了滿街「日本嘢」的香港，以曲折的方式解了一種奇怪的鄉愁。

香港人許多年前便喜歡穿越各國的國境，有些人留下，有些人回歸。已離開香港十多年的妳說過妳已經漸漸忘了許多中文字的讀音和模樣，只是來自我們共同的家鄉的記憶，除了紀錄在語言裡也記錄在味蕾上，在童年記憶和家庭裡，那些比靈魂更無形但更堅定持久的地方。香港作為我鄉也許真像馬格列特（Magritte）所畫的那頂著一座浮城的石，難以追溯單一或清晰的起源或未來，但那海景和地心引力的角度給那些居民塑出好多看不見的共通點，讓他們到其他或許有根的城裡時才赫然發現。